



10407

鳩茲集卷之六 目錄

中丞高公奏最序

郡伯戴公奏最序

江侯平政錄序

林侍御奏疏序

廣東齒錄序

諸家語錄序

壽周母徐太恭人六十序

郡監李公奏績序

郡戴浴日公入覲序

鄞江警韋令公入覲序

李伯子制舉序

秦涵一兵使壽觴序

陳燮五問梅館易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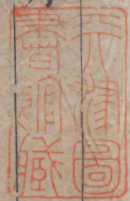
○李龍麓先生七十壽序

聞忠伯六十序

俞征南遷第序

贈何少府攝篆臺榭序

鳩茲集卷之六目錄



鳩茲集卷之又六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中丞高公奏最序

般陽高公既爲名御史久而卽拜爲廷尉蓋喁喁想鎮鉞所貺臨普天下矣無何 上畀公

浙開府吳越上游維此民吏徼覆如天寧詎須更見德化已耶曾無何而 廷推公入贊臺事矣顧猶幸推婁上不報可以迨今屆茲績期云或曰 上知開府公深矣何以不卽內將邇

鳩茲集卷又六

乙

者其難慎多不卽報可於公當不其然抑

上心重浙以公私浙人且需之俟報政耶浙之奉鎮節且五十年而餘其始自 肅皇帝之

季迅掃鯨蟻至殫天下之財力十餘年而波臣始告寧宇焉從此歲再一視海小闌入則俘馘之非有大靡沸如曩時爲 明主東顧憂朝

必觴重浙事有且然而準之於其已然岌乎其竄端而叵可測則今日之海事是矣繁天下四

壘西北被邊虜馳騎蹂躪我鄣塞如飄風吾

無是也西南夔笮句町牂牁折而東楊粵日南
萬里而遙風災鬼難阻箐馮幽都盧不繫封豕
磨牙吾浙無是也秦隴千章千霄十抱旦旦斧
尋邪許聲屬吾浙無是也徐僮邳碭畚鍤如雲
大浸稽天旁皇牽輓吾浙無是也其被於海自
玄菟而瀛渤以至於越吳閩粵無以異其不被
於海羽毛齒革玉帛絲粟梓漆冶陶關梁陵麓
任土之所貢無以異而獨以公爲吾浙重又何
耶天下一肢耳爲肱爲腹爲嗑爲尻惟所戮力

之殷則爲重今之浙詎昔之浙哉山澤之蒐苗
歲錄於穉驕之私人以巨萬萬則非昔募英漆
林之征不益於初而藻黻華蟲六宮輕綃麗都
之杼歲以遞溢則非昔漕之輓日以濡漕之尺
伍日以耗亡斟酌於新故之踐更而伍乃虛無
人則非昔青歛代事也歲比潦霽至於漂室廬
變陵谷遺乘浮沉溝填老稚民艱亦孔亟矣仰
諦於大農之匱竭而不敢以賑蠲請則非昔材
不產於浙將作之運斤不我藉有故也黔蜀以

捐瘡告而急公之資佐浙不得以多事辭則非
昔凡此皆勞止之民所不能謀屢蓋而民猶鯁
鯁焉食力循法末農爲輔毋捐家室毋走萑苻
雖有愠心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則公之時饑飽
而整齊之爲足以定民志而安其生業也雖然
此猶其已事可見者也又不曰今之海非昔之
海乎海事莫始於嘉靖之壬子而逮今又壬子
其蠕蠕勃勃詎獨睹末形爲足前占之哉夫倭
逞雖未得志於句驪我亦未能殲挫之倭去自

烏茲集卷又六

三

以其國瑕爾比歲而擄繫吾服屬之琉球又劫
我鷄籠淡水不休其托爲內嚮迫需此耳鷄
籠閩之要卽吾要也逮壬子以吾宵人勾聯之
一大創而數十年來未有以聲息告也頃乃稍
稍告有情形矣不可不爲備矣竭其取遣之治
治之乎逞竭天下之財力半而今天下孰之其
我與也按故而儲膏蹶張欣飛樓櫓礮盾之費
歲且二十萬而疇其得而諭之且渠胡必來而

我先自擾也其姑置焉可乎漭漭一碧都無亭

鄣風馳電邁烽燧莫追所恃以無患可須臾無
設耶故夫蜜微之壘固而控馭之勢尊竊出之
禁嚴而招携之途廣孰之其皇皇也孰之縱孰
之其泄泄也孰之賊所酌於緩急輕重以自爲
弁以爲於鄰 天子以我公爲我浙重我公惇
大明作之用蚤有以契 主知詎偶焉已哉夫
浙北漸吳東漸閩華離之地猶衡之也大府之
貢吳最而浙卽次之然其要害則不如浙矣縣
度之院閩最而浙卽次之吳又次之然其用享
則曼不如浙矣故曰浙衡之者也浙重則吳閩
亦重 上不能一日忘浙能一日輒移公哉

鳩茲集卷又六

四

公業報三年績於茲矣所奏於司功慮無不曰
歲上大農幾歲試師干幾歲辨治餽糗幾所宣
布 威德辨賢奸申化條幾所嚴斥堠効首功
逆折芽萌幾所自柔遠人彰恩信恤災難幾所
蒙 恩賚幾循所載於令甲如此而已矣揆今
昔之殊形察微章之異效銷於未朕燕及比封
無煩鑿脉投毒而疾愈於神凝向所云覆以如

天余不佞與民吏所公被而開府公之所敦讓不自列者也公不自列余不敢不爲乃公彰明之也雖然 上亦焉能終以公私吾浙公內

而贊勿秉鈞以綱四方天下皆吾浙也鍾鼓旣設饗以一朝 上遲公內且暮哉行且爲我

開府公 新命賀

郡伯戴公奏最序

歲庚戌余以粵之捧事過里門則公蒞吾明之明年公忻然而與余相勞苦也已徵郡治重輕

鴻茲集卷又六

五

何等楚粵風氣何等瀕海禦圍何等今昔更置何等與公語日且靡旃而知公所以計安四封非直絜法守文稱塞期會而止矣頃之行三年當考績會按部使屆報 命又以公最臚上

之公同案監理諸公暨所屬邑令江君某等偕爲賀而屬余某爲之序夫余卽名知公亦胡足以盡公哉雖然余一再爲郡郡之以功令赴也有不曰平廉無害者乎有不曰奉詔書斷斷節目者乎有不曰政刑清者乎彼有之以爲名此

循之而爲實去相蕝也中智勉之而不必足才
士俯之而恒有餘其去又相蕝也任正直以無
爲咎情形於方朕扼噬積牙絕根塗却斤芒運
股掌之間幪覆寄綿藐之表利將十世計不崇
朝其視循日引月取譽安身以無虞於譽譏奚
啻百千而無筭故余附知公未敢以公之最爲
公賀而所爲運之股掌寄之綿藐實惟公今日
之治明有之而竊以是爲余甬上賀云當公之
甫下車褒博儒緩色温而氣專人謂公之思遠

矣少焉而冗後汰冗費裁少焉而簿領之私主
斷者飭而庭肅以清矣少焉而官材辨豪右抑
而遐萌单戶生活矣少焉而繕樓櫓儲屯積詔
薪槓簡賤羨申要東而風厲招携之塗廣人謂
公所條舉而回移止此矣無以喻之矣而余則
謂公之功有甚巨者未必喻於衆何者視病自
其毫毛則和扁中兄不能與扁較功也今夫明
固冠帶之國然瀉鹵區耳其民佻佻而罕慄銳
椎埋之雄其俗皆窳而無根格比周之固其地

偏海而無通都縮轂以爲之利其志亦近狃而無羶鶩險擬以爲之疲其故不難治也一變而海之鑰起南北狎而浮若沼沚遙灌輸利之孔日以開歲權且巨萬而瘠孽藪於其中矣其小爲攻剽其叵可測爲通倭已自不能竄其端蚤計之士至用特請請得謝遠航以無貽旦夕憂其緣而恫愒又有非偵邏而托之爲偵邏者有爲偵邏而又目指非闌出之爲闌出者急亂獸馘幾以漭漭爲洶洶諸爲海人慮且謂

當

寧從言者請不可知矣公曰海之通非今也通會有塞通爲利也利之臣何必不得害向吾不敢以權屬簿領諸員庶幾以治中別駕彈治之爾雖然要未易言之矣環數千里習海之夫而仰機利於操舟業長子孫忽而謝令無款關其得以善徙業否且夫爲外圍也其奚得不爲內憂海包絡岐路之中又岐路卽汗漫所不游而吾神得以攝之所患吾之神適不用耳於是亟爲條條幕府逮捕諸市禁物通倭者盜虔劉賈

人而自詭爲市舶物者與盜格効首虜而又詭
所獲舶爲番舶者俱按主名麗法碎戍鬼薪而
下各有差諸假緇羽慈航爲之地者以符鈎稽
之邏者核詐諉第於津門毋從洸瀆恣所問從
他徑負而趨藏舟於壑者收相坐於是閩越群
不逞重足立即父兄不能爲其子弟匿而舶自
倭歸者且抵關猶以張惶敗籍入官海事從此
安瀾而人不知伊誰之爲功必如嘉靖辛壬之
際仰屋宵旰至竭天下之財力且十年始就平

其爲所夷僂殘滅不可復矣幸也剪此朝食而
公又不尸其功余故曰此可爲吾甬上賀也患
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睨公而有意尸之也方
且躊躇而毀譽已移之卽民吏奚其賴往見公
試諸儒生務準尺幅爲甲乙雋而寔者裒然列
豎儒老生更詫嘆爲前是所罕有或謂公將無
爲寄請者不滿願乎公咲謂未之任德卽怨奚
其任諸軍吏飾爲織文韎韐甚都而礪礪諸具
或轉相質貫又諸尺伍多浮名率率不能得其

要領公爲條上令於汎地分按之或謂公不虞
戈船下瀨望深乎公蹙然謂海方多孽所恃此
師于起桓震疊乃以名使耶公任實無他顧多
類此其舉必湊刀委地豈偶哉禹之謨曰罔違
道以干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夫拂民至無
道也何至舉干譽而並言之干則沾沾斬以庸
於天下非所以庸天下也其當幾必有所不至
而其蔽日以違而不自知何所不拂益於禹猶
用此爲戒如泣罪人若迫欲得人之喜者不可
以無戒耶子告顓孫師而以安身取譽爲難吾
以爲非夫子之言矣士君子業出身以爲天下
容顧誹譽哉重而不得反者勢往而不可追者
時當而不得委者柄時至勢因恐失交臂不動
聲色而銷萌自今毋令後世有追憾以此爲郡
顧不重耶序此爲我公賀是公所以最非司功
氏之所責最於我公者也

江侯平政錄序

昔者仲尼自謂暮月可也江侯之今吾鄞期年

其犂然者舉而樊然曹好惡者又靡不帖然服
交口而頌曰侯政成侯政成而侯獨逡巡遜弗
可也曰主臣主臣夫行百里而九十爲半也計
余之行且得幾日斤斤而爲之整齊爲之要束
爲之平亭其燥濕毋敢高高毋敢下下或不無
高高下下吾以爲調於情而人謂我靳滿願也
謂可幸無罪於彼而不知猶不釋於彼計吾所
不知有甚於我所知計古所爲正直爲平康其
說又何操焉其爲吾遠譴何未知所出計而謂

鳩茲集卷又六

十

一切塞事已足多余竊怍怍何敢任噫侯用心
亦大宛摯矣夫上不任德自視恒歆然所以爲
德也下何遽不見德有口有心猶古之遺雖有
惛淫罔卽怨眚所以爲治也當侯之初下車亦
由由無所不近爾而望之囁嚅不能關其口莫
知其所以然也已則稍見其操特嶽嶽不可回
矣越月而舉次其條如端士趨如簡園囿如察
宵宄如蠲爰贖如謝奇請如均耗息如規纏瀦
如卹寃隱皆前事所不忘時其提衡蹠厥理焉

而尤當於竅會則莫如局版一事民初謂是十年繇也鰓鰓而憂已爲倒置之民莫能必此一屢矣侯戒排里預入議逮其事貌閱之時復多可或無所不可時復多所不可又取其不可加懲焉罕不洞其情態民舌咋不得下次差行之如流水矣故事編與審不竝舉猶苦期會妨力作侯曰戶口藉田一事也遞藉遞口越月事竣若未嘗有審也者又取餘力爲由帖叨受一札異時鴛鴦者之詭故競辯預自今柱初亦不無

慮始悟也侯莞而頷之辟浴嬰兒雖啼弗聽已則蠢然悟受成事謂侯實爲我不煩憚而我自憚耶凡侯所舉事信於心徵諸民務爲民計久長不以爲名也坦然長者之心撤其藩而見其裏務與天下喻不以爲親也瑣關米鹽鉅操鈞罕靡匪抱職戴星以之要不爲吾伐也無算器之享以入庭旅不以爲吾繫也蓋衆庶所得訟言侯者如此海人竊出通三韓禁方厲黠者借之報睚眦搜奇蘊慮無不脇息大獄起侯一訊

立解而耽耽者之蒐禡閭左以寧則侯之爲幘
無底而衆不必知矣一歲而馮夷之爲浸凡三
民不告罷牛車擔負肩摩受事脫非循循能用
其民者有此耶一歲而視學之使更所令凡三
侏儒咽路刺刺不得休又適與編會里胥鱗次
秤量旁午一切嘉肺聽無坻帶不謂刃之遊驕
然者乎凡此皆所爲不逾期而通衆志者詎惟
民式歌以稱今亦大愉快矣而侯獨悒損不自
居又何也古之巨人已登大位猶以不一親民

鳩茲集卷又六

十二

爲已憾今之從仕方此驅車曹聚而譚則無不
難此百里也者其虞於諭訛甚於其嘗勞瑣也
與侯所爲難異也夫難所以爲易也則侯所爲
難也飛鳥颯以時衡出豕驚而敗御何必康途
不憂九折古之樂親民非易之也謂得人脉人
劑自吾手也必於一一均所願而猶以無所入
之心居之曰吾懇飯牛牛不肥其庸有濟吾惕
所難人得所平詩人所以歌不懈也亦有和羹
旣戒旣平侯盡之矣其奚以爲侯益平仲云行

者常至爲者當成常爲常不置故莫之及尊烹
千里鹽鼓初下吾且持此頌侯三年哉

林侍御疏稿序

侍御公之爲南林當萬曆己丑庚寅之際時

上方終已攬大政卿士百辟兢兢功令無少
惰窳天下宴如也以故公皂囊亦不數數載公
車卽不無條上亦罕故草貯囊間又爲闈之後
暴殂家人回惶良久不定定故無意搜遺稿爲
公章著不朽也會舊京彙諸名疏播行之而公

鳩茲集卷又六

十三

某疏某疏具在哀中里有比部某公者從白門
挈而貽諸公子某等諸公子則泫然涕交願自
傷世論猶不恣恣我公如此而兒孱至不能舉
其餘以報下泉其奚以比人子數於是謀剗入
而請得給諫翁先生爲之序頃之余得請里居
又問序於余不佞夫翁先生世所稱持論侃正
爲朝端生色者也其於建白竅會宜知之深諸
所云爲培國脉爲風來學爲祛臣壬務持大體
雅不欲毛舉鷲擊爲名高具言之矣余何贅雕

然余竊有感焉待御公之所効於已庚之歲者
卽今 主上也其去公登第庚辰以後爲一
變亡何又一變 上益明習天下事公官執

法所爲朝上疏夕報可雖公誠壹有動亦公幸
而際其盛也公逝而事又日以變追今且二十
餘年 天聽日遙公車令十上不一二報蓋

驚之間不爲用而爲否餽設不調公得無憂於
夜臺乎夫爲公幸而卽爲天下幸也爲天下憂
而何必不爲公憂公在冥漠亦逢賈傳諸君子

鳩茲集卷又六

十四

慶公之遭而自數其佗僚不平否乎公又與之
譚今事而能無惋惜不已否乎說者謂賈一傳

寵王亦時召至邸當夜半席浸見嚮邈何至過

傷以天且其始議不無過激稍見闊遠非必帝

負傳也至景武之世而用其策且八九於傳又

何憾凡此不能一二其詳要於心爲乃公言多

可采千載而下生氣猶相應稱同心焉若之何

而忍負時以自愧遜於古志士之林蟻動床下

牛鬪是駭其懼於震之砰砰亦性矣行而郭索

我心殊躁奚其見於陳悃口所偏肥繩引根批
奚以通於衆志陽和之化眼猶可憎而矧今故
質之不能塗其二三凡此皆 上所以積貳

携而鬱結之日以甚者也公之靈故恟悅焉得
無曰此卽某所嘗事之主也而今難慎乃至此
耶其爲寤嘆可不倣想而聞哉公爲人哲而津
望之屹屹玉立知爲偉人自余偕計再瞻之不
謂其無年不究厥抱乃爾讀公疏重有槩於今
日云

鳩茲集卷又六

五

粵東齒錄序

代

歲作噩諸道又當試士粵以東程七十五余旣
獲藉手如其程用 享矣諸士又緣故實齒差

次之百頓請曰幸徼遭逢被之以大禮薦之以
殷樂如天之貺誠願得當而不得一言爲之佩
猶有缺焉余謂諸士若之以齒齒有成言矣余
斤以詔諸士奚其踰於曩之說雖然其以讓教
也道無以加此也士錯居里閭則吾余油然一
日而奏其技而賢不賢之辨生則齟齬所由始

詎其相御爲行也而重且相軋爲妨乎晉侯之
蒐綿上也上軍之將屬起而讓屬鷹而讓終以
歸武而自謂不如猶之乎其爲賢序也士句辭
於伯游而獨以其長又何耶夫此皆介士耳彼
豈徒聞風於敦悅而姑襲此雍閑都雅之跡爲
哉少見猜而不相下雖同壘而銛之類且內嚮
國事之謂何則諸君子之念所以深也諸士亦
知行天下必不可有競否乎槩耳目所記逮若
之鄉先生則莫盛於

世廟之初矣一時崇

鳩茲集卷又六

十六

詞欲議當

聖明而昭典制世或見謂排天

下而已獨被其

寵榮而要爲理析其衷抒乎

其所不得不抒卽漢宋之疑藩自茲決而詎謂
其以競辯爲天下角哉如聞文康文敏后愜意
不自得當

注眷極隆之日強半引止里居

或五七年或十年而遙先輩之不欲多上人如
此非諸士所習聞者耶雖然諸士之與諸士遇
其悒抑自下蓋流風迨今奚固勉爲顧此非可
以貌幾也尼父直以禮讓爲國爲何有又胡其

深切言之要爲此洞洞燭燭不勝不寧之心無
所往而敢忽於天下卽諸士所自盟而効忱蓋
於今日亦唯此也諸士今且歸矣亦廣此意而
一慰里戚之欽遲可乎展謁墓道則鬼神用歆
更老以下田峻間師其欣於若之齒遇何如而
可忽疆場三事自以能樹爲國華矣一命而
下尉史臺餽咸從選人奉除書而來其何可忽
少焉取道北舍長而下臧牧挽賃皆吾所戮力
同其苦者其何可忽儻入邸鄉之嘗有事滯彼
者以好來楚然而喜奚其得而以卑昂小大爲
故凡此皆吾所爲不可忽也讓之屬而忠之前
贊也嘻吾告諸士盡此矣爲鸛爲鶩技惟士所
列爲熊爲虎目惟遇所恢居後不居先誼惟士
所擇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吾告士盡此
矣諸士自昂乎哉

諸家語錄序

古之與於道者不一其人人之入此道者亦不一其從非道之二所繇得其所近蚤莫難易不能以無二要要害其爲歸之無二也洙泗而後道術大闡於宋而河南爲宗考亭之嗣河南語語尊信集註互有發明大歸主於近易明達以詔茲來正亦不害其爲同也朱陸從入稍殊學者喜爲異論誠不無異且得爲尊德性者不問學而道問學者不尊德性乎日有支離則好爲

鳩茲集卷又六

六一

分別之過也

明興河東氏慨焉作聖而世

亦共尊師之無異議新建首揭良知流宗漸遠沿舊聞者斷斷而怪證脩之捷徑以爲下學慮不必然則然耳道徹下上語則有下有上凡良知之說皆爲可與於道者言不必與小學近思註脚交譏也人性本善故智不滓緣自然之明覺極本體之拓充曾何加於初心詎有虧於一物而謂釋氏之虛無近之寧有是耶道之不易入久矣數墨尋行不得則以妙悟求主靜坐忘

不得則以格物求從師問友不得則以省身克己求非術之過其不必得均也又以己之是訾異己者之不是又不自信而附和人之不是者爲不是知尊朱而不察朱之甚尊程也知尊程而不察程之旨每有似於陸也知尊孔孟而不察孔孟之言於此一說於彼又一說如言志學以年進又言一日克復爲天下之歸仁如言多聞見又言識之而以默如言中道從以能者又言堯舜人皆可爲道無執着頭頭皆是言亦何

典要之有言必有事又言不可有一事言主敬又言忘敬言忘又言忘卽是馳言深思又言何慮何思卽諸錄百千萬言犁然具在詎能自主一成體認融通正在學者之自得爾必以把捉爲功積真爲實以俟耳提忘其老至猛然覺又是何時非其人而希言下汗流爾時之門弟子猶不得聞道之難正難此悟其必何說之從然後可曰無不可也問致良知問其充性地何如而已矣問主考亭問其居敬窮理何如而已

矣明道云已見天大却入井觀也不害問學者問其實見得否也

壽周母徐太恭人八十序

自余與君衡稱年兄弟三十年而餘誼得事太恭人猶母也迨今矣君衡弱冠成進士爲郎高等仗節齊魯楚粵之墟太恭人所在就君衡養鬢髻甚鬢氣甚夷膚理甚悅不以征車爲瘡瘡時且六十七十以迨是歲七月秋孟稱八十觴矣方張宴娛於優劇通數夕達曙不爲罷諸少嫗

鵠茲集卷又六

二十一

咸以爲不如也余旣灑然異之會太恭人孫壻沈生某以侑詞請余謂生若之太母知養生乎曰不知竭爲其康樂茂明一至此曰不知雖然嘗一聞之相室之老云始外王父雲山公居恒自詫謂得呂公相術又中喟吾徐自節使公來久弗耀吾奈何不佳兒舉而爲宅宗舉佳婦於是精求快壻得封中憲公又不良於試盼盼澤宮不得邇仲季力田竝攻十一資用給封公於書田積以困久乃得之越月而學使者再試君

衡又得之太恭人迎謂乃公以公淹得兒速消
盈相尋耶顧不知君衡試輒衰然旋上第翔天
路無言青子衿矣太恭人則隕自下手治絲枲
不謂歎之家主不必織遇姊姒如恩禮融如焉
舍中兒不受令不卽誚讓姑以好勉從始事太
母哀迨其終九十二太恭人時已七十四帷閣
之間子婦媵侍若而人中外孫曾若而人太恭
人所供事弗敢以耄少自倦引猶一日也婁拜
恩綸每一拜則一御瑱珈翟紱北向謝已則

澣綌荅布亡以異於曩時匪獨服無數亦若深
便適之者最愛少已受室猶孩之逮領職至粵
西始詔謂何必貲郎不自樹其務絜法勤事亡
以我爲念人始知非呶呶爲細人惜者矣所得
睹於太恭人凡此所繇旣壽且康意者其在斯
與余謂此太恭人內德微生言余不得聞之所
不服食引氣而得延年久視以莫不增則余猶
不能無獻疑於吾子生曰固也生亦自謂不足
以盡太母嘗竊意之太恭人之慈和儉讓其天

性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者肅以歛
與聲不越寢門之闕所以慎中籥者茹以節與
予精彌多用物彌嗇委順於粢布之有餘而冲
含若虛古初之所爲食毋非與童牛馬走之口
不以關其聰其塞兌潛神也將無自由於天地
之一瞬以莫之知與太恭人不自以爲養生而
所以養生乃在此雖及胡耆獲則取之卽太恭
人自居其何辭焉甚矣沈子之善狀太恭人也
卽余又奚以益其說自昔詩人頌言岡陵曰不

鳩茲集卷又六

二十三

騫不崩壽莫以加矣豈其終令示人徒此塊然
亦有爲之維者靜而貞耳如太恭人所以治身
何弗少似從君衡爲宅脩郤以怒遷太恭人里
居笑謂君衡吾亦倦就若遊矣且何可不令仲
一靡五斗者日三春而起無之不可得海鮮佳
脆多可老人七筋所向中外穉驕麇至競向則
唯里得之豐筠蔽屋鶴舞氍毹甚宜老人亦若
習老人亦惟里得之以察天行任其虛息可不
以此消之耶爲語若弟毋煩以勾漏砂歸卽汝

不煩太庖又何必茯苓白蜜之賜噫嘻大恭人亦太止足矣無離憂亦無疾痛所逢適有以優之不知老之將至以人世所睹記可不謂仙乎號縣田婆華山酒嫗鳥爪麻姑諸言輕身霞舉詠竒譎宕誠無所不有儻亦子虛亡是之托爲高論何足與太恭人語如沈生所以語無以易之矣

監郡李公奏績序

李公者今詩家所稱李實夫先生其人也少爲

鳩茲集卷又六

三三

湘東名士上公車時甫弱冠視一第掇之爾顧獨婁上婁得詘客謂實夫詩不必當羅目哉公笑謂客羅目何必不當詩哉且不云不可求也奚其舍而從吾好之爲優行惟吾所覽覽焉途雖迂馳不失則莫有能窮所止何必華山之驟耳乃千里爲於是就選人得明別駕明固大郡冠帶齒於上國公所奉職爲水曹故事瀦堰陂梁境以內雜治之不爲侵乃公事又督海上諸倉庾不必以時往第一戒委吏辦出內已爾以

故公職爲簡而公出之敏爽有餘閒當事又以他曹務屬公兼攝之所治牘更以劇諸以嘉肺俟溢於庭要未有以奪公吟也客又戲謂公詩得無難吏歟盥漱而讀法懨如焉百拜而偃僕蹶如焉其去丘壑何遠也耳聽目眊手記口酬不能竝不能不竝亦大勞矣曹比而搢吾左右莫能詰其情態棼如焉其去吾之間遠仰屋梁而著書又何踈也詩卽不難吏事吏事將無難實夫歟公又敬謝客夫謂吏難不必以詩也謂吏易不必以不詩易也且何敢以吾曹爲簡闊希大雅以洗洋自恣哉於是喻自虔苾亡敢寧居視諸海庾必以躬躬必以時又爲條條上曰是餼也瀕海安危繫之非直車軫之糒脯也

鳩茲集卷又六

三四

祖制之必不許裏鏹以當餼豈其不知陽侯之狎此一葦爲忙所難憚姑以徇之并以徇戍者願不爲樂歲之狼戾哉所爲久長計不能以且莫假耳當事交是公議多所取重邑治缺則署邑海防缺則署海防關權苦闡出甚則爲遠人

泄事則司權公應之若承凋然不必以一長表也明之察可以照藪豐而晦用之有不盡晦好關其口者以目攝去已爾力之強可以負鼎岑而宛用之所不敢侮不獨矜寡也才之敏可以理糾紛定傾危而亡務以驟決之所不敢爲天下先若有俟也所攝兼賊曹例得受牒入東矢一切屏去介之嚴可以盟幽獨而未嘗斷斷自命也蓋公蒞吾明行三年按部使且以其績上當宁一時共事諸大夫暨諸屬邑偕爲賀諸

父老又導沓至請得爲海防卽真而公過余獨若欲然不意得余叩之則爲母夫人年高里居又爲例格不獲以通綸佐膝席歡以故不無少望余謂公仕將毋不遑亦恒耳且所願何必不有俟者視鍛錫察青黃胡遽不疑利鈍授車就駕而觀未塗吾自永矢猶未敢以九十爲半也士不得志於今則欲前而證之古以俟諸其來實夫之工爲雅爲攄其自有也五都之所市

不必藏名山川爲不朽地矣直行道而衍受餐

其於今何所不得志世共指目文士以其遠驚
而近遺於窳鄙多闊遠又自軒軒謂人出已下
固當天所共遵而不敢以尺寸踰者謂惟吾
腹尚在可以無繩約憂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
者則見以爲必有而急欲効之事而瑣尾之民
一屨半菽望若救焚乃獨鄙爲齷齪不足關懷
夫夫之爲文卽藻心多亦奚爲其似之而非者
耶士不可以一途限槩以皮相文士則懼矣實
夫之溫恭勤卹又何如者世且貽天下於實夫

鳩茲集卷又六

三

又何所而不可置諸周行誦言穆如其最稱矣
疏幽洗滯抉劇定囂抑亦其次一日不可以驕
吾千秋就吾所得爲爲之卽一日何必減千秋
哉於是公听然謂余子大夫善慰岑岑哉幸然
共子大夫酬百韵爲文士解嘲其於余則何有
余所藉爲李公賀止此矣所願爲太夫人俟者
亦姑俟之

郡戴浴日公入覲序

戴公之爲吾明業三年滿先是 廷推公浙上

臬差次行及之會迫計又以計行郡父老子弟
暨諸屬邑更不敢望公郡惟恐爲宅臬得失其
孔邇請得余言而識之我公之長繫人縷縷道
碑庸詎余一人言所能殫雖然余竊有繫於衷
者自 上攝靜久繫公車所具條十九不得可
所在意利紐弛日以浸尋陵夷焉所得睹於

日月之際猶爾海內外要荒萬里而遙所不便
文堅縵幾何猶得以故繩繩耶去邸還海上則
吾里之奉功令謹期會無敢少惰窳如其昔則

鴻茲集卷又六

廿七

余益大喜過望求其說 輦下事稍鉅則以

聞聞而杳如甲可乙否莫爲之適則不得行行
亦格賢者盼盼而銷奕其精智盡能索莫之爲
挽不賢者姑托而骹骸焉便就其私以苟幸無
罪而不復計其爲天下之公患此有識之所以
大爲患也郡國統成於幕府郡而上爲監司爲
兩臺呼吸之通猶心膂之於臂指也誠不無稍
悟而要於至當無以易之稍一抓搔彌縫焉而
下之令如流水郡綦重矣非郡之重所當爲郡

足以救今日之偏者爲能重之也如我公非其人乎公伉爽大貞果敏便事有咄嗟之辦而其用速能審用察能沉用緩能密用仁能決則公之才自有之其杜方隙而照茲來則無若海上之千險爲最鉅雖禦若魑魅險於山川而公之深識遠慮當機得度爲足搯其吭而奪之魄非有所藉耳目也人亦無敢以耳目窺自其意而得之貌而得之參比而得之鄙盡之下與窻之幽無所不調洞而明有所不盡摘前而數十年

不決之事逮公而結之而人不必知後而數百年且然之憂自公弭之而人尤不必知諸屬邑之承事欣如也其於三尺斷如也奔走之吏小善錄小失護快然樂爲公用而衷肅如也神流精洽目駭耳回何單赤之不自愉而中豪之得輕肆志乎嘻亦大治矣余不佞不能數事而稱公公所以治明大較可睹矣公警茲以往天

貢賦幾乎亭請室纍囚幾風厲學宮幾所葺樓

櫓解舍陂塍梁瀦幾所卹筭俾幾鹵馘姦完幾
皆公所得述而郡國之偕有述者也俯而附格
之中溢而輸格之表 當宁程六條採聲實令
所司舉故章宴賚殊尤白黑形鹽有不於我公
首及者乎卽不然而 五雲穆遠猶前是之岑
岑不克瞻將無謂寓內之郡國皆得如我公卽
猶前是之岑岑不克瞻無不治耶卽不緣督責
自效區區何可盡望於天下且中外誠有分所
自承流得無壅闕有不從中出者乎卽黃次公

張子高諸人有不主宣上德意而得爲良二千
石者乎何 主上之願治偶不察此也嘻公今
且行矣幸及身之無事而解去已誰則議之而
公意不自已也歲報倉斗歲驚擾民邑以請而
并以更之他邑曰吾幾失此以屬委吏委吏又
大爲便窶人子藉衿而入偃室若曰吾無以糊
其口者爲之多益學朻每出周必以躬無敢名
貸而非公事之誠加厲焉誰則對者堞趾之瘞
截纍纍日有益爲之大關漏澤之阡一徙堞瘞

而疆畫井井矣而其又最鉅則無如濬湖隄城
一事城濠廣而內濱湖表裏受浸址積以陷且
圻公甃石爲捍墾湖壩砥礫紉其中湖故郡靈
氣所渟泓也去湖之堙楗城之嚮窒瑕滌勝只
指顧闐而貽吾甬百世利如此公真規天條地
其手乎凡此皆近事屬吾耳猶不能一二其詳
時公馬首已北尋會在倥惚准歲玄默得月閏
仲獲畢乃公事民式歌以舞行進而綱紀之地
位益尊無挫其肘精益專以光海隅辟之負日
望而得暄此吾甬所以不能忘仍欲得公於吾
浙也詩不云乎是以有袞衣兮無以公歸兮知
必不靳公袞何必靳公浙惟 天子之恩私所
畀之券如左幸甚

鄞江傲韋令公入覲序

江侯之令吾鄞且二年當上計先是侯下車會
屆審編越月竣事第高下若懸衡然民大喜他
讞牘發徵靡弗一一當民益大喜彙諸詩歌帙
之爲平政錄而余不佞亦竊効一言之非於其

端矣頃之諸子衿又請曰惟是吾師之將有述於天子也只數月之間而二三子方怙焉不能去吾師願得効之詞當驪歌而師固弗許可謂已得子大夫爲操觚而師意若輟然子大夫其何辭者余謂諸子衿曩余所以紀侯已舉其厓矣慎厥終惟其始侯之初非有所緣飾也積之久而入人寢以深非有加於其初所注也所得洞然暴於億兆之睹終久只此心爾矣且二三子之所效於若師第以余之一言已乎無已

請得爲若言今之爲世夫世莫不熙熙來也其以目攝我何必不謂我不熙熙也方其始以其始憚之又以其始不習我易之迫其終以其終習之又未始不以其習且易之吾就而俛失之入也吾和而俛失之出也就與和似之而非方家尸之旋巷議之所不能一其口從來矣而獨我侯之曹然戴又何也請得爲若言侯之爲人夫世之才辨潔廉不少也獨此誠壹之致默與天下孚則罕耳每事盡善聖猶爲難于仕之不

無間詎必皆關諭訾之

口誠至則心光明心

光明則行正直節目之間何必有何必不有粹
白坦洞昭乎與天下共知之則侯真其人焉顏
其亭曰斯民直道爲吾民存直舍我侯其誰耶
嘗過余而諮曰古用典重輕視其國似此地其
何居視之猶佻佻不堪詆控庸詎需體骸解乎
余起而謝曰幸甚誠不無忤慎利敝其治者自
治亂者自亂非有批根之俗侯治之而朝用重
暮用輕以其人異一人耳昨得重今得輕以其

鳩茲集卷之六

三十一

事異侯由由而人惴惴脅息莫之揣以爲神所
得睹侯盡此矣而諸子衿請猶無已請得不以
頌而以規可乎諸子衿又謂如吾師安所用規
余曰否必江先生而可以規進也古初之令於
鄞惟荆公爲最著舉今人以方之荆公則訝且
唾疇得謂荆公之爲令不足法歟其相天下而
堦之爲禍致有紹聖靖康之紛如則其思易天
下之心迫而爲宵壬所得乘耳侯卽不一舉而

端揆而以一日侍

承明叅法從其爲

宗社

計久安杼鴻略詎得以其爲一邑者爲天下哉
雖所嘗足履手辦而自信不可過也以已用與
其以天下用勢不同也猶有進焉歐陽子晚對
客則孳孳政術不及文詞蓋有繫於夷陵舊牘
之舛訛驚然於奧窔之幽民有口而不自喻其
可憫比比也其婁典大郡參大政著聲平允爲
其所獨究心耳往者侯過而諮余用重用輕惟
僇俗是宜胡必不似歐陽子而猶爲此不必然
之說益於舜猶不忘微抑所云惟侯而可以規

進也諸子衿則又請惟吾黨之荷師造也師上
計而二三子之不能借爲負師師以殊尤享

明堂而二三子不能走而僇我師歟大庖收餘
瀝又爲負我師其柰悞惜何余謂二三子今之
衰然而爲兩浙第一人非若之師所錄耶而師
具眼人也若之在藻雅有當於若師如有所譽
者必有試矣若其專精神工苦澹極其力之所
至何必不有如若師者收若曹如今者之爲第

一人嗣今而來若之師胡遽靳譚文詞不爲若

等言提耳所爲負師不負師惟在力自勉不在
今日負也諸子衿曰善請得似之而與師之
馬首俱且以識焉

、李伯子制舉序

里中人好稱伯子藉藉自其髫時伯子偕其仲
造余贄所業余笑謂伯子今不睹玉貌睹所著
論詎不失乎何磊砢適上與其妍媸恂恂不相
似若爾也伯子自言海虞翁先生以固勉生是
胡不瀋墨伸紙令淋淋下而刻抉自苦爲幸也

鵬茲集卷又六

三十四

行奉教一轉決之至今佩先生教亡敢斲自余
睹伯子所就殺青又如層巒蔚起原隰中包窟
宅龍螭自天自矯未可盡以伯子所自服灑灑
楚楚求之又何也文者天之遊而氣所溢也已
溢而出孰禦其往如慎子之下龍門流浮竹非
可以駟馬追斯已大愉快矣方就而入孰疏其
竅吾且爲之潛天地吾且爲之通鬼神吾無辭
於吾所難而後得以希吾所甚易無相貸也難
無恒易亦無恒難之復得易易之復又得難好

易則甘好難則苦甘之患如函鼎之烹鷄吾難乎其汁苦之患喀喀如齊王之嗜距吾難乎其咽如翁先生昔其迎伯子而覺之者歟今之積日之攻也吾以其積日觀焉其爲一日之奏也吾又以其一日觀焉其爲積日也者乃其所以爲一日也者羽士鍊形屑玉爲餐以求諸五都之市何難其令吾舌本滑滑何必吾齒得無利鈍其已試得餐玉法卽一日冲舉有在矣於是伯子鼻栩栩然若以余言爲非繆於其行贈之

鳩茲集卷文六

三十五

馬上臨風快作數弄吾固於其灑然者觀之哉

秦涵一六吏壽觴序

歲壬子洛陽秦公繇祠部奉 璽書視吾海上

師先是訛言孔多攻剽外訑諸被邊蛟蟻之窟關譏不勝禁卽不迫爲封豕之薦食憂不能不爲蹇距之股引憂邏者之所鹵象胥者之所指種種情形叵可恐惴多矣公至而海烽燧無警也公重以操如敵已至而長纓之繫在其握其安無事飽市租若娛於超距而不知孰之之隸

我軍蓋軍吏之式以歌願得頌言於公有日矣
顧公至則未期耳春王十日屆公初度郡之理
周君某請得余言爲公壽余笑謂理君禮五十
曰艾察公貌其已艾未耶雖然吾則窺理君所
以祝公意矣夫壽於身者爲身壽壽於天下爲
天下壽壽於千百世爲千百世壽樂只君子保
我黎民逮於子孫如公所以庇吾甬去災害寧
有量乎哉公轄環海而制其命者也吾瑕之生
於通倭已洵洵告矣策之者曰民狎海因狎倭

民以倭之親徼利勢必以我之情輸倭我徃不
已而彼來何憚也當 世廟之壬子其後先爲
吳越閩廣患至殫東南之財力十餘年而始克
平之前事之不忘猶屬耳也所得於叩關之征
權幾何而階此無窮之邈長慮君子至用 特
請請得下所在以謝此森忽之風橋其說詎不
明白正大卽公而驟聞此何必不謂然而未敢
輒議置其然者何海之禁弛久矣北漸淮南漸
閩及粵靡不通靡不藉爲利孔謀生焉其積長

子孫習檣櫓浮游於澆瀆之墟若走平陸何可
勝筭也一旦罷之以奪其所甚便其能奉尺一
以善徙業乎能坐而耳亡乎能擇地而錯趾乎
其不能爾也其可患不有急於自外入者乎必
於畫扁而通少以慰其無聊不肖之心而所牟
於附境胡遽得狗其饜其聲言此而潛以逸之
乎彼也庸愈知之且彼竊出之多途也又胡必
自吾隘始延袤之所托孰閩孰吳孰越拊其隘
而奪之踵孰之制孰之不制法禁數潰而賢亂

日以滋公已蚤見此而持重安之也豈其計畫
無之而托於仍舊之如何哉不容有事毋敢以
事擾也不容不有事所事正不在更也公所事
則在預儲精則在明斥堠則在伺要害則在試
師于而其所最精核則在嚴尺伍毋令占無用
而虛有用矣則在程資勞毋令啓倖途而耗壯
夫心矣則在除器用枉矢弱弓鈍兵朽甲無復
雜而爲吾焜耀之織文耻矣於是海事日以飭
而氛日以消卽我之奸民猶滿調倭令倭少嘗

我而不必得志也何以入倭卽舉而吾所爲備
非虛無人何必深入凡公所詔於吏士惟是職
守之兢兢非有毫末伸於其所不可知而所繇
詰奸止暴窒隙銷萌以自備安在其不爲倭備
哉且夫鑒已然所以度將然也靜以爲動君也
微以爲著知也簡以爲林林操也行無事以不
先天下擾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以蒐也闕
鞞之甲貽而爲武之克也恬而用靖十世之所
利也挈方千里蕩沃之區而席之乎安瀾其爲
之德億兆人而已耶爲之壽日月引而已耶榮
衛之調和鵲無枝功莫大而名載之以遠人壽
之至大非耶余不佞且私之爲吾海上賀還爲
明天子重地之得人賀而未暇於公之壽以
莫不增爲公賀也借以引觴焉則可也

陳燮五問梅館易義

陳子旣爲日就公車道以所劄書義贄於余讀
之駢流全涌如峽裏春澌澎澎浮動吾屋知非
肥腸滿腦不辨此已出易義如干首不啻其挾

微入幽咄咄迫人又若此令不先睹寧馨快讀
所撰結有不訝爲老儒先生嘗絕韋得幾者乎
噫亦異矣 明興成弘之際天下以希韋氏宗
吾甬一時甬上君子相與遡河洛討秘靈居然
而爲天下宗其有窺於畫象之先令世不恣恣
於其說有以也迄於今所不爲靡曼之音又幾
何易爲天地鬼神洩奧也今之易無以異於古
之易今之制舉不能不異於成弘之制舉制舉
之有易亦易道也陳子以象舞軒翥其曹其入
世方淺其得之靈籟居多卽不仰而摹古胡遽
寢而墮今其猶有典刑之遺乎唱大論之端遂
經於陰陽公明之於子春惟此齡弱爲廣坐怯
吾亦有三升清酒在請得出爲燮五飲之入春
明與諸髦稍共語知天下不足辦爲折蚤梅一
枝寄我知陳子信我矣

○李龍麓先生七十壽序

吾甬偏海東宇以內推擇文獻及吾甬比於冠
帶之國不多讓成弘德靖之際或世其闕若古

之公族然而後稍陵夷焉地之靈不必輟而其
系不必專或曰豐楙之於人胡數數然或曰侈
汰之厭於天所固然也余乃今於李先生徵其
說始先生爲諸生爲髦之譽甚余少先生數歲
未冠則目攝先生夫夫藻心如此顧不能知先
生質行何等也間出從一赤脚小奚行道中蹙
蹙然則又不能知先生爲郡理公公子也尤不
能知先生有侍御公爲之大父也先生一再試
不售益厭薄經生語曰吾安能與兒輩角此咄

咄爲令吾上世來編不岑岑吾願畢矣蓋先生
有丈夫子四皆斐亶能嗣其業伯子長孺蚤冠
其儕亡何成進士爲行人爲侍御史先生拜

恩綸如其秩爲一披薦繡北向謝已則仍故幘
過里門從小奚如其昨或歲時集公府憑皂帷
御以兩僮望氣勢騶訶而輪雕若將引口吶吶
不敢出令不前習先生又不能知先生有侍御
君爲之子也今得年七十矣髮鬢而膚澤聽加

聰齒無齲夜燒燭攤書目數行下引滿盡大白

三升弗逕醉百拜偃僂不爲罷令不前習先生
又惡能知先生年爲七十翁哉徐子曰李之先
多聞人自 憲孝時已著六峯公起家進士在
世廟初年距今且九十年而餘駢駢翼翼式
光伊始豐楙之於人何必不數數然有餘不足
皆天所以制其命也以所饒爲而飫貽之以恣
群生之自取愛而奢洩而無蘊卽造物或幾乎
息焉而奚其橐於孕滋之後位是故天不言而
四序之節分非靳之也乃其所以生生而不已

也其於人有不爲侈汰也者而後有所爲豐楙
也者如李公者家所繇嗣其世而閱其躬旣壽
且康卽此解非耶世罕不求多於造物而不知
求而得得而多之未有不取忌於造物非直靳
於已之不可也我制其出誰寬吾入務施而不
腐其餘惟聖猶難之旣以與人已愈有璞以無
名非窮乏之所得於我者也吾之不能以不奪
之儉而供吾亡謂之損亦明矣老氏又約言之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豈必捐已而於天於人得

有靳哉天不翕不張民不易不近夫道因之者
也早服之所以不失其初也混沌之所啓黃皇
之所留江河之所灌輸息消無已終今自如極
其說能使天地之真氣不費而常餘於亭毒之
中寧直塞兌少思弱志強骨得其謀身之似而
已哉聞吾得侍先生母矜氣母疾言母見嗔喜
處昆弟產之瘠者君之怡如焉食於農聞其愁
嘆則蠲之牧豎田父望之欣如焉以振人急非
權子毋審先生自居約歸美甚焉先生蓋儉於

入者也以供吾德得之晚近有閱之門文中氏
之所慨慕不得見可多遘耶 明法士以子貴
得拜 封從子秩例不任職如我公而不獲應
安車徵令長者風猷不能出閭閻十步外詎不
大可惜乎漢景武之際鼂賈長畫田魏肺附衛
霍殊勲卜卓貲給公孫東方文學貴幸景附聲
接耳目驟馳詎群臣所敢望萬分而萬石君椎
無能徒以恭謹當世主顯寵幾不亞於諸君子
其借以風天下非耶李先生何屢屢從貴爲吾

茲於李先生有感焉王元美先生曰吳里貧不安驟起貴人父嗜鳩其借吾里李先生而風之不煩安車待詔也

聞忠伯六十序

余交忠伯及忠伯初升方敦師席寡交遊余蚤得與定交又遊從四方忠伯自言每相思恨恨無所寄歲晚一歸忠伯把余手莫可去兩人相視笑莫知所以回憶往事猶昨耳從忠伯馳名場僥失得迨於今畢累尚平而忠伯稱六十壽

其品自亦自定久矣客有請於余者曰忠伯端人韻士與余曰然或曰忠伯匠心好怪多忌諱而鮮中庸非歟余曰然余於忠伯何所掩也嘗過余譚日靡旃且旻余瓶故告罄無所得舖家媡媡以殘覈炊供吾兩人孟有半又別無庾郎韭也忠伯嚼甚甘忽得莖髮短而素知爲媡二毛忠伯大笑請加餐無矣忠伯故好絮設所不必設乃獨甘此余於是亦爲怪東里氏有石沼二甚工古忠伯購得之客戲曰鑿殊佳惜也形

似禪傍忠伯卽不取以歸戲者或擬有所造出門已東行忽而西目所觸適其所心憐也卽迂其途弗恤某氏某字其所憎也人并其音之同者諱之諸此類不一而足何必不怪而余獨於怪無病古有三疾孔慨其亡人各有癖正不必以一途限馬癖書癖琴酒癖熈癖傲癖譽兒癖濯街癖其人皆得高簡曠達之似卽劉邕之癖嗜痴吾猶以爲愈於錢癖地癖也且今之自謂中庸者其果孔氏之中庸乎已非中庸何以訾人之不中庸凡令之人所少獨識爾吾交忠伯每與抵掌談天下覺忠伯有高天下之識可與定大事決大疑惜已所逢不獲如漢時得自辟召得舉所知進於當路俾 天家得其一臂之用間舉以語客客大咤以余言爲過且謂其謀生濶踈微於家理如此而欲用之 國可乎嘻亦大誤矣爲天下嘗有餘必其已爲天下乃信之亦必其磊落正大乃占之若先課之於能爲家不幾舛乎彼欲富其家而取之國方操管子

之說其於國又何賴焉襟期豪舉無關米鹽彼
必有所挾不小也今之能治家人產者又何限
而以之應爲天下之求將得耶不得耶且忠伯
得續於■莊簡公閱旣閱矣雖甚澹夷亦焉能
委瑣有異乎公路所授畝厥上二鍾厥下一鍾
槩之三頃而餘非有他捲握之物私之又負大
志喜藏書貯古跂跂與諸髦逐麋寧顧免耶一
旦倦而去之丈夫子五人女三人已畢婚嫁而
緒無易墜腰麤帶匝古以爲難以忠伯所乘徐

而辦此亦似不足以難忠伯矣諸子皆遵道安
於其所不得爲勉於其所得爲窒隙塞瑕守汶
奉緒余每稱之說者謂忠伯坦衷直已相於鬼
神至能持其盛衰消盈之會以有此豈不其然
余則謂忠伯詎不能其家猶得辦此特不能如
齷齪計筭噐云耳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自余
得忠伯所開實多嘗規余曰盤古至今有不渾
沌否何子辨之替也比晚入仕徵此說尤信諸
葛公嘆於惠恕以其黑白太分故自難免於世

忠伯君之旨諸葛公遺意歎惜也余以褊下不能盡如忠伯旨忠伯今六十矣蒔花餌藥放鶴秦狙憇童在右兒子畜之以全其天百年猶少以今觀之凡忠伯所以規余卽其自完者也特以好余之甚故私向說之他人旣不足以知忠伯忠伯亦焉肯向伊說之哉人之不足以知忠伯也固宜

、俞征南遷第序

往余與俞翁昆仲結文社則習翁翁穆穆以徐鳩茲集卷文六
也其爲博士言斤斤稟帖括如其人竊謂翁安重長者其於儒墨長短安歸乎比余應公車召僕僕河梁及奉簡書久行役間一八里門率

率濶遠不獲悉翁近况屬者余弟有子得締爲翁長君子壻而余亦得稱肺附益習翁不啻翁益發舒如此翁故巨宗家江于世受貫有熬波之賦會子姓多髦譽則徙東江便習業東江者郡東郭聲名門閥之所都也頃之卽其地又再徙築今第百堵用興邪許聲屬規物力而問困

庾謂儒術之所得辦有此耶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居在馮鹵鬪智爭時終不遺餘力而讓財翁之所爲原抑別有灌輸斟酌耶余不佞則微有以徵其說計然之策七少伯用其五於國猶欲施之家從少伯變姓名徙陶衛其所爲脩備知物可睹已俞先生負沉畧不以哆於口其意固將有所用焉一試於有司不效則厭薄此咿嚶別治生如王將軍奮袖振槌氣乃得雄以所不得施於國而姑以試之家其爲計然策者已效

能爲家矣胡必不能國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積著以至十千列於素封古之人至自詫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無以過豈偶然哉顏敦而骨勁譖遠而膽剛人富而仁義附翁之遇若天幸而才亦若天授焉矣客有展然請於余者曰似子大夫津津有味乎言之抑亦有深慕用者耶子之罕言利又何也余曰唯唯原憲子貢品則殊矣世不能以貢貶憲疇能以憲減貢夫使孔子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以

觀之孔之門可無憲庸得無貢乎賢人亢宗
於閭巷處士抱竒於巖穴所不能捐親戚忘吾
我摠總人道卽權無鹽氏之子錢廣烏保之畜
牧師曹邴之織勤貴刀間之奴虜法宛氏之雍
容乘所得爲以而不貲亦何害焉然而不必能
也不可學也以終日營而厯厯率歲猶得托無
爲之理相矜詡哉嘻翁今亦可以娛矣非墾土
種畜所出不食非畢公事不食始之基也好行
德而振人急藏不涸立不貸陪之敦也翁今可
以居矣矧今以長君才蚤餼澤宮諸髦推之摹
旗先登行且翔天路深謀於廟廊又以翁之試
於家者効之國翁稱封君奚啻今者比於素封
云也

贈何少府攝篆臺獎序

從 明興而右文興治其張天下爲之籠不一
途限也至 肅皇而式靈函夏翼附脛馳士唯
明天子之所覽察咸得釋䟽屨而耀光明彼
其塗無之而弗闢也士生於時亦不盡以塗自
命其幸而偶天下之用卽片長一曲竝躋顯融
與恢瓌特達無異未見吏道雜多端坐令職費
耗也今去之數十年而制科觴重矣次之猶莫
如諸侯之壹適以其需自澤宮故恒附於甲乙

鳩茲集卷又六

四九

之科之亞從春官一試

帝廷成均造之差

次拜爵稱令長又或佐郡爲司戶爲司刑與制
科之釋褐無軒輊猶然令甲無改焉何公之從
壹適起而獨得貳於吾邑何耶或曰子獨不講
於高才捷足之云爾何公才甚高資甚茂而其
蹇蹇長安道意嘗自下固知其足不必捷其得
爲少府且得吾邑其爲衡人者之公猶不盡恣
恣焉矣又自公之蒞吾邑而差數觀之其前公
而爲丞爲簿爲尉其得以善遷者幾人其後公

而爲簿爲尉其得以善遷者幾人其嘗無事事
斯已矣其有一當膏潤而不來垢訛速官謗者
又幾人俗之批根盜之憎主所在皆然制巖爲
甚何公之一視篆吾邑再視吾奉再權吾江關
皆察人者之所屬耳目乃不以之獲譴以之蒙
譽按部使之所交褒諸毗士之所信嚮縈而未
已又何耶公足之攬與否不自竭於拜命之時
而其操之慎以勤徐以効於蒞官之日世之所
爲公論不恆著不恆不著公於是且得善遷稍

稍還我公一編起故吾焉塗何嘗不及且傾而
公麟麟驅之若夷若衍久終無瘡彼躁且競誠
先一日之驅公寧與之較尺寸短長哉吾聞閭
公溫恭君子也挈之左亦少左挈之右亦少右
至於毫忽不可移而公不移自若矣人又曰公
執兢君子也得其悶悶遺其斷斷鮮不以公之
忠厚掩公正直乃公意正爲今所居宜爾令一
日而更時易處且得爾乎寧不復爾乎惜也倫
品之地始所以樹置公有不爲公今日地者令

甲推擇有司當臺省曹郎選例必舉壹適一二
人居之迄於今猶存此一縷不絕也頃之

上俞選取請信州之興安令與焉所司以令自
丞起第優馭當郡國選吾閱啓事愼焉謂不爲
乃公今日地者此耳悲夫士供天下用而已矣
宇題椽桷其竝資於匠石奚擇參苓薑桂其竝
儲於藥籠奚擇豈必以例爲之程哉仲尼之門
致以四科如由如求半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天
下一君孰之非 天子之命吏必如今者所云

鳩茲集卷又六

五十一

令周天子而欲登崇天下之譽士其必如魯如
閔然後可卽由求不無餘議無乃爲隘乎蟲莫
智於龍惟其不生得均矣必於博山之橫木乃
得排空騰雨焉疇謂造物之拘拘若此祇名爲
誕吾不信也或曰士務自盡已耳苟存心於天
下卽沾一命於物必有濟吾何敢不謂然顧上
以資東天下自非傑然邁異則士亦若爲資東
亦其勢使然九品十二科以抑天下之競或亦
季世之所不得不然非耶以余所睹記吾邑之

丞江擢令會山簿孫稍遷連江再爲上思刺史
皆嶺以東產而起家拔貢者也公家庾嶺其氣
韻於二君甚似其悃欵所効吾未敢以今日定
矣

